



唱歌始

中国演艺界



中国演艺界纵横

纵横



纪实文学丛书

叶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 253.5 / 20

中国演艺界纵横

纪实文学(44)

叶 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号

中国演艺界精英

(11) 文艺类

中国演艺界纵横

作 者：叶 雷

责任编辑：黄小初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安徽省宣州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220,000 199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0467—4/I·446

定 价：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艺坛明星追踪篇

- 一、崔健，中国第一摇滚…………… (1)
- 二、毛阿敏沉浮录…………… (13)
- 三、费翔三年大陆行…………… (40)
- 四、安冬，常作惊人之举…………… (62)
- 五、海外游子朱明瑛“回娘家”…………… (72)
- 六、赵传“用生命唱歌”…………… (92)
- 七、千百惠的歌“千百次”响起…………… (98)
- 八、“样板戏”名角今安在…………… (108)
- 九、女作家唐敏出狱追记…………… (123)
- 十、马三立幽默话人生…………… (130)

文化大潮纪实篇

- 一、“戴尼提”闹剧在中国…………… (136)
- 二、中国歌舞大退潮…………… (156)
- 三、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诞生记…………… (186)
- 四、是是非非：中国舞厅涉足…………… (195)
- 五、新潮澎湃：卡拉OK…………… (223)
- 六、迅猛崛起的中国录像业…………… (247)
- 七、来自“扫黄”第一线的报告…………… (264)
- 八、中国“人体艺术热”大曝光…………… (283)
- 九、“金钥匙”城雕案始末与中国环境艺术…………… (299)
- 十、华夏大选美…………… (309)

崔健，中国第一摇滚

很难想象，当一方面我们的报刊、电台、电视台还在介绍摇滚乐知识，许多人对摇滚乐还知之甚少，号称“中国摇滚歌星第一人”的崔健已声势浩大地把他的个人摇滚音乐演唱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从头再来”推向了全国。在他已“摇滚”万里征途走过的“新长征路”上，掀起了一阵狂飙：北京、郑州、武汉、西安、成都、南京，崔健和他的乐队所到之处，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波，每场演唱会不少歌曲几乎都是全场齐唱、齐“摇”、齐“滚”，万人体育馆如建筑工地轰鸣。现场调音师称，演唱会音量高达150分贝，音响总功率有3万瓦以上，全场震耳欲聋，观众忘乎所以。在崔健尚未到达的上海、北京及北去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翘首以待，以期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到来。崔健以他“为第十一届亚运会集资演出”举办的“从头再来”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形式，把中国摇滚乐坛推向了高潮。他扬言要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巡演集资100万元的宏伟计划和他成为继张明敏、费翔之后第一位为亚运会集资举办个人演唱会的中国大陆歌手，都令海内外瞩目。

因“一无所有”名声大噪的崔健的名字再次在中国大地回响。

“寂寞是一团烈火”

然而，四年前，人们并不知道崔健，他那时只是北京交响乐团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号手，“正正规规地吹奏世界名曲”，只是“业余时间”才怀抱吉他，模仿学习西方摇滚歌星的演唱。也许是他太不甘寂寞，他说：“寂寞是一团火”；也许他以为摇滚乐正是符合了象他这样一代青年渲泄情感的需要，他才如此着迷于“摇滚”。当人们探讨摇滚乐是起源于非洲黑人歌舞，反映那种大胆表现性感，自强不息的来自民间的音乐现象时，当人们重新认识摇滚乐并非等于颓废、而给人以奋进的新思维时，崔健也从自己接触的陕北民乐中与一批相同论点者一样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于是，他将自己的情感、自己艺术的悟性相结合，自己创作、配器、演奏、演唱了那首成名作——《一无所有》，这就是一九八六年，他写下了这支后来被誉为“中国第一支摇滚”的歌曲，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次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一下子轰动了全国。《一无所有》成为全国所有歌舞演出团体必唱的曲目。并在崔健影响下，《我家来自黄土高坡》、以及电影《红高粱》插曲等一批“西北风”歌曲风起云涌般出现，以致张艺谋在西柏林捧了“金熊”还不满足，要在香港筹办“红高粱摇滚音乐会”。这便是中国摇滚乐的缘起——“西北风”加西方摇滚音乐便等于中国的摇滚。法新社发自北京的评论说：“中国大陆的摇滚乐，实际上由崔健于一九八六年，将西方节奏融入中国大陆贫瘠内地陕北地区民谣而发明。”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难

此后，他似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创作了《不是我不明白》、《让我睡个好觉》、《最后一枪》、《寂寞就是一团烈火》等，频频引起轰动。但是他公开演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用摇滚乐形式演唱的革命传统歌曲《南泥湾》都引起了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反映。因为摇滚乐本来就是“异端”，以此曲调来演唱严肃并曾激励人民回顾往事的优秀革命传统歌曲，不免有戏谑之嫌，这似乎是崔健不应触及的“雷区”，他应当寻找中国摇滚乐发展的正确道路。于是，便出现了以下的情形：一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摇滚乐源于黑人音乐家们的“节奏和布鲁斯”，它倚仗于很强烈的，便于舞蹈的节奏、旋律与和声，以及富于生活哲理的歌词，赢得广大青年听众的欢迎，成为近年来出现于我国通俗歌坛的新艺术样式、虽多吐字不清的“吼叫”，但属直视人生、疏狂、豪放的风格。

崔建成为大学生们最拥戴的歌星，“崔健后援会”不断出现。每年暑假前夕，都有即将毕业的学生三五成群，坐在校园石凳或湖畔，伴着吉它齐唱《一无所有》，表达他们即将投身社会的复杂心情。从一九八六年五月开始，崔健以非常独特的歌曲和歌词，非常独特的嗓子和演奏方法，打动了中外观众的心。这在那铺天盖地响彻港台歌曲的靡靡之音的大潮中，不仅赢得了青年观众的青睐，而且引起了那些饱经生活磨难、历经命运沧桑的众多中年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这在中国流行乐坛上是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摇滚乐传播淫秽、低层次的形象，社会效果很不好，而在《音乐周报》上表示强烈反对在中国推广摇滚乐。有关部门认为其固

执己见，其演唱摇滚似不合中国国情，难以接受，不宜推广。于是，他曾被团里停职，也不能组织公开演出，其歌曲也大多只能在酒店的俱乐部或聚会中演唱。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需要时间的检验，不必急于一言以蔽之。崔健并非一无所有，他拥有大批歌迷，他也逐渐清醒认识，重新开始对摇滚乐的追求，一九八九年三月，仅仅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就使他在北京展览馆音乐厅首次举办了个人摇滚音乐会的演出。不料盛况空前，20元一张门票，黑市炒到300元一张，有的姑娘、小伙子不惜坐十几站路车赶去观看，看后还直说，花这么多钱，值得！演出当晚，爆满的展览馆象一座狂热的城堡。歌迷们呐喊着他的名字和歌词片断，场外方圆两公里都可感受到展览馆内的轰鸣。人们用一句战争影片的台词形容那次演唱会：“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崔健当时可谓春风得意，演唱会毕，即应邀到英国参加“亚洲艺人音乐节”的演出，随后又赴法国，在著名的音乐节目“布日之春”表演，一再备受赞赏。自此，海外观众也注意起中国这位摇滚乐歌手来，香港观众更以为他代表了中国的新文化，在香港电台第十二届中文金曲评奖中，崔健的《一无所有》名列榜首，获得了“优秀国语歌曲奖”。评论称他为“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

“投机分子”找到了“机会”

尽管如此，崔健当时要想把摇滚乐推向全国还是十分渺茫的幻想，然而第十一届亚运会将在北京举行，张明敏、费翔为亚运会集资的成功演出似乎给崔健以启示，他仿佛看到了这种机会，并决意抓住这次机会，检验和实现自己的梦想。终于，他以执着的追求精神感动了亚运会组委会的官员们。

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文展部部长朱祖朴说：“我认为，摇滚乐作为一种流派已越来越受到中国青年人的欢迎，这是一个事实。我认为艺术上各种流派青年可以发展，虽然我们有些人可能对这种形式还难以接受，但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党历来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对崔健以摇滚音乐会的形式为亚运会集资表示支持。”1990年1月8日，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正式下达了委托书：“经张百发副市长批准，崔健以演唱会形式为第十一届亚运会集资。我部委托北京市演出公司主办此次活动。演出于一九九〇年一月至五月在北京、天津、郑州、武汉、南京、上海、西安、重庆、成都、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进行。我部同意在演出期间使用‘为第十一届亚运会集资演出’的字样和会徽及吉祥物，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第十一届亚运会，向社会争取广告和赞助，捐献给亚运会，请有关部门大力协助。”这样，以北京市演出公司经理路健康为团长的崔健全国巡回演出团正式组成，为这次全国巡演，崔健新组建了乐队。除中央各大乐团及音乐学院人马外，还有一位日本留学生甘利，为主音吉他其他人马为：倍司刘君利、敲击乐和笛子刘效松、鼓手马乐、手风琴和键盘梁和平、古筝和键盘王勇，崔健兼任小号手。他诙谐地把这次成功称作“投机”，并编创了《投机分子》一歌，成为演唱的新曲目。

“从头再来”倍受欢迎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农历新年正月初二、初三，崔健为第十一届亚运会集资演出个人摇滚音乐会全国巡回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序幕，虽然北京各大学正值寒假，隆冬时节大雪纷飞，气温在摄氏零下15度，票价仍为

20元一张，等于当时普遍人月收入的五分之一，但近万名观众还是踏着皑皑白雪，兴致勃勃来到工人体育馆，只见气势磅礴的体育馆里，搭起的巨大舞台在100个大喇叭音响的簇拥下显得格外庄严与宏伟，人们意识到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演出，因为这是中国摇滚乐第一次真正地登上了中国的歌舞演出大舞台！

演唱会开始了，全场立即响起了宏大的音乐声浪。上次他个人演唱会的主题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次是《重头再来》。“我脚踏着大地，我头顶着太阳，我紧闭着双眼，我紧靠着墙，看看前后左右，看看男女老少，看看我那到了头的金光大道。感觉不到心跳，感觉不到害躁，感觉不到自己想还是不想知道……”崔健放开嗓子，向人们倾诉他的渴望和理想，“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我的自由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属于我自己……”对于这次集崔健个人创作、配器、演奏、演唱于一身的演唱会，歌迷们报以狂热的欢迎。他们挥动着印有崔健头像的宣传招贴画，呼喊“崔健”的名字，手舞足蹈。北京一所大学“崔健后援会”打出“崔健，中华第一摇滚”的字幅。每当崔健振臂一挥，便掀起阵阵欢呼声浪。观众附和着崔健的歌声、崔健的音乐和崔健的热情与崔健一道“摇滚”。整个演唱会上崔健的老歌《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重头再来》及慢摇滚作品《花房姑娘》、《一块红布》等都是全场放声站着跳着一起唱的。观众的炽热情感反馈于崔健，他更加声情并茂，弹奏更欢，“观众高兴我就高兴”，国外的摇滚歌手上台前要注入兴奋剂，崔健不用，观众的无比热情使他一上台就兴奋不已。

三月十六日，崔健在他全国巡演的第一站郑州河南省体

育馆展开歌喉。《河南日报》描写评论他“上身着军干服，
挎着电吉他，同他年轻的伙伴一起，演唱《一无所有》等摇滚歌曲。整个演出呈现出一种狂放的艺术品味，乐曲节奏如
汹涌澎湃的海潮一般，带着一种强大的冲击力，表达出摇滚乐
浓烈的渲泄功能。”“可容纳5000人的体育馆内，座无虚席。
歌声、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崔健年轻的崇拜者们纷纷举
起发行崔健磁带的宣传画，至演出结束，人们仍然不愿离去。
但也有观众受到摇滚乐的强刺激，感到不好受。”

三月二十三日，虽然仍春寒料峭，但武昌洪山体育馆内部
却热乎得象一锅沸水。近三万观众对崔健的精彩表演感动不
已。穿着旧马裤呢军装，脚蹬大头皮鞋的崔健沉郁粗犷的歌
喉，伴着震耳的电贝司、电吉他、唢呐定音鼓等乐器，激起
观众狂欢的热情，如海潮在体育馆轰鸣。《湖北日报》称：
“曲尽人不散”，“如雷掌声和喝采声表明崔健此次演出的成
功。”在西安，美院的同学们则应和崔健的歌曲《一块红
布》，在一块大红布上写道：“崔健，哥们理解你。”把它
放在崔健演出台前。四月八日的成都，观众们又打着“成都
观众欢迎你”的横幅为崔健捧场。崔健对久久不愿离去的观
众们说：“今天我们《一无所有》，明天我们将拥有一切，
但要以《南泥湾》精神，《从头再来》。”在崔健演出过的
五个体育馆内，满场欢呼雀跃骚动的观众随时可见，有些场
次的演出，全场观众几乎就是站着看的。在武昌洪山体育馆
里有一次观众们竟把手中的打火机当成了道具，在全场灯熄
后一齐点燃，创作出星星点点的烛光情景，也有少数观众兴
奋得把节目单点燃了，更引起一片狂热。一位观众说，这似
乎是人人参与的大演唱会，观众与台上的演员们仿佛融为一
体，歌声、乐曲声使观众情不自禁投入其中，难怪它形成了

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对他下一站演出的城市产生了那样大的诱惑力。这是临行前崔健没有想到的。出发前，他对观众的反映还完全心中无数。

崔健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说：“一九八六年我写了《一无所有》这首歌，它帮助我走到现在并使我向亚运会捐款，可我觉得依然一无所有。”在唱他新创作的《投机分子》前，崔健说：“所谓投机分子并不含贬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我和乐队成员都是投机分子。”这首歌唱道：“只要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要表现我们的欲望，只要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投机分子》赢得了歌迷热烈喝采和欢迎。

崔健还在演唱会上用小号和乐队合奏了反映越战美国士兵祈祷世界和平的歌《最后一枪》，崔健的这支歌是引自一位美国越战士兵的祷词：希望这世界上最后子弹打中我的胸腔。人们第一次欣赏崔健吹小号，他吹得那样响亮，使得在场的北京市府官员也连声叫好。他说以前对崔健不理解，这次看了有所了解。人们有反对摇滚音乐的权力，也有理解、欣赏、接受的权力。演唱会近2小时，崔健共唱了16首歌。

“你为什么要为亚运会集资演出？”演唱会期间，很多记者这样问崔健。“我觉得亚运会在中国举办是全中国人的事，我这样做可以说也是一种义务。并且我想通过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摇滚乐和我的音乐。在此，我对有关部门给予我这个机会表示感谢。”

他曾在“雪地上撒野”

崔健演唱的《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仿佛使人们

联想起他的身世。这位朝鲜族的北京小伙子，出身艺术家庭。母亲是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舞演员，父亲是解放军空政文工团小号演奏员。现年三十二岁的崔健从十四岁起就跟父亲学吹小号。儿时他也十分喜爱听京剧。后来闲时跟着听美国歌曲，一九七九年二月，崔健从北京一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三年，最后于一九八二年考入北京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奏。一九八四年他开始学吉他并从模仿西方摇滚歌星演唱，而踏上摇滚之途，直至他的成功，可见他的成长与其家庭、环境、经历有关。熟悉他的朋友都称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他从未走过“穴”，他对待创作很认真，他前后共创作了20多首歌曲，但不满足，自己不满意，如《让我睡个好觉》等，就不愿再在演唱会上唱。他那盒《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音带录了将近一年，也是国内仅见的。一般歌星进棚最多一周，大多两三天，拿了钱就走，象崔健那样认真反复推敲，只好欠债，他的演出引起轰动后，美国以及香港一些电视台要给他重金录制节目，他觉得短期内不可能了解他，也就不能反映他的真实面貌，便婉言谢绝了。

“人生就是谜”

崔健说海外电视台不可能反映他的真实面貌，那么他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许多记者采访他，都说很难听到崔健口中的崔健，他只谈摇滚，但他说过“人生就是谜”。于是，人们便从一些传闻和他关于摇滚等音乐的见解来揣度崔健了。

据说，崔健的家里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其中一间是他母亲的卧室，一间是他自己的卧室，另一间只铺了地毯，四壁空空，就是他的创作室。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旺盛的

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脚而坐，背靠墙，面壁沉思。据说他那些在歌迷中引起狂热骚动的歌，都是在这种极度静谧的气氛中写出的。

人们评说崔健，能用粗烈狂劲的噪音风格和强有力的大实话尽情倾诉着矛盾多样的现实感觉和人生渴望。他用歌声塑造的硬汉形象，远比陷在爱情歌谣里不能自拔的明星们来得有力度。他的作品把青年一代的失落、迷惘、挣扎、奋争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手法又极简洁而朴实。他的歌声一起，青年们就象找到了情绪爆发的火山口，“人喊人叫，人哭人笑”，激情随之喷薄。

崔健也这样说：“摇滚唱法和流行唱法根本就是两码事。就国外音乐而论，我本人当然喜欢摇滚乐，一见了流行唱法心里就烦就讨厌，软绵绵没骨头。摇滚和流行乐最大的区别是力量。”他主张“大”：“我喜欢大音量、大功率。功率大才能表现出感觉的真实性。它是思想和感觉的扩大器……”

但崔健不唱爱情吗？崔健反问：“每天每日的你爱我爱腻腻歪歪能是真诚的么？”他喜欢直来直去地唱：“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我怕你说，说你爱我，”深情悠长猛烈如醉。

崔健演唱时，歌词往往让人听不清。可崔健说：“但我认为，现场演出对至少50%的人来说，词不词无所谓。我本人听音乐从来不听词，只听感觉。词只是场外听录音带时对照着细细琢磨用的。所以我才要出录音带。”

崔健承认，他的摇滚创作目前仍是城市化的，城市生活本身走马灯式的困惑，才使他的创作如此粗砺不安而多头绪。人们对他有“谜”的感觉，他也感到了。他说：“我也觉得谜。人生就是谜。不谜就没意思了。让我冲动的就是

谜。我也想冲破它，可是不容易。”

崔健谈了他的“经济文化观”颇引人注目。他说，“经济畸形发达地区文化往往不会健全发展。包括日本，很多是模仿，自身文化贫乏平淡。经济的过于发达反而造成文化上不去，现实的力量就是如此，很难改变。”他认为，“中国人享受观是和谐、平缓、麻婆豆腐，这些沉淀到音乐上就是京剧。西方人的享受就是刺激、自由和性，沉淀下来生出摇滚。”

崔健还说：“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有能力为在中国举行亚运会做些贡献，我就做了。一举两得，借机宣传摇滚乐。但中国文艺的发展不能仅指望一次亚运会，长期发展繁荣中国式的摇滚文化，要从现在做起，不是短期的事。”

果然，亚运会后，羊年新春，他的个人摇滚演唱会又在广州开始摇旗，又开始了“新长征”……

他的名声越来越响，海外记者打趣地问他是否已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了，崔健道：“我不想承认自己是偶像，只能说是歌星。因为偶像不能犯错，我受不了当偶像，只希望当朋友，我是个‘一般人’。但我的方法比较特别，我比较爱用独特的方式做事。一般中国人喜欢放在真空中，居高临下俯瞰社会。我觉得我正好相反，我的出发点非常低，但会用很高的技巧去完成。”

“不再掩饰”的真诚与魅力

崔健赢得年轻观众持久的欢迎，他的魅力在哪里？美国广播公司一位记者说：“我非常喜欢崔健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代表了当代中国的一种新文化，他表达了很多当代中国青年的真实情感。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把崔健和他的

音乐介绍给西方社会，要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随同崔健演出的朋友们也说，与其说崔健的成功是由于他的音乐，倒不如说他只是在他的作品中非常真实坦诚地表现出自己对人生和这个世界的感觉和认识。所以当人们看到首场演唱会后，一位北京青年站在雪地上手捧纸笔和400元钱要请崔健签名时，也就不足为奇了，连著名台湾歌星文章也说，因为《一无所有》，台湾一般听众都知道大陆有个崔健。他们对崔健的评价是：风格新奇、演唱挚朴，给人冲击力很强，崔健的这首成名作不仅是中国第一首纯摇滚风格的歌曲，而且或许是词写得好，带有深深的哲理，在台湾已售出10多万张唱片，并因发行量大，获去年台湾双白金唱片奖，征服了观众。

穿绿军装上台，留“崩”式头发的崔健，外表看来似乎颇为害羞，但他质朴的服装，与那些皮鞋、缀珠片的歌星奢华演出服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那穿旧的但仍然干净的解放装加上那落伍的吉他，委实寒酸，但教人看到崔健难能可贵的一面。他未因不够派头的外貌而折倒，仍站在偌大的舞台上，声嘶力竭唱他的《一无所有》，那长发如鬣毛般随节奏强烈地“蓬蓬”抖动，他的真挚，深深打动了观众，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问及崔健以后的计划。他直率地说：“一个人搞太累了，我想在北京成立一个‘实体’即公司，提供音乐创作者更多的保护，也继续演唱，但都是即兴的，在中国，计划赶不上变化，过早计划往往令人扫兴，反而不如想到就做。”

不知崔健下面又想到什么，还会给观众带来什么好东西，人们期待着。

歌星毛阿敏沉浮录

重露芳华的毛阿敏

1989年，大陆文艺界最大新闻莫过于毛阿敏偷漏税事件了，一时间，毛阿敏仿佛成众矢之的，毛本人则鸣冤叫屈，一番风雨过后，毛阿敏又光光彩彩地重现于银幕与舞台。1990年冬，她主演的电影《女明星秘史》在全国各地上映，她的专辑音带又不断由各地音像出版社推出。1990年12月11日，她在上海参加首届农民电影节，并在华东6省市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1991年1月她又随总政歌舞团以中国艺术团的名义赴新加坡访问演出。她能再展艺坛，体现了党的文艺政策，体现了人民群众和有关领导对年轻演员的关怀、爱护，也实践了她自己当初补交税款后的心愿：“还要唱歌，堂堂正正地挣钱！”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歌唱演员，她经受了心理和思想上的考验，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于是，观众重新燃起了对她的热情。南京市新华书店南京火车站书店一位经理说，毛阿敏的专辑音带尤受各地农村听众的欢迎，一些报刊纷纷报道毛阿敏的近况，她重新成了新闻人物。

为什么？就因为毛阿敏在歌坛上的崛起与波折，反映了我们文艺政策及文艺在改革探索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冷静地反思它，客观地分析它，如实地记述它，将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文化在八九十年代交替时的